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 新

故事会®



STORIES

我的故事 STORY SELECTION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我的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3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2479-7

I. 我…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422 号

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丁方

我的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i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7,000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5321-2479-7/I·1951 定价: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16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于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于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编辑部

故事会®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

邮发代号:4-225
32开本 定价:2.50元
每月2日出版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 ◆2000年、2002年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
-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期刊称号。
- ◆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步入人生

- 无悔的选择 (2)
- 雪花飘飘 (8)
- 一分钱 (12)
- 有这样一位小姑娘 (15)
- 一件蓝色滑雪衫 (18)
- 诺言 (22)
- 一堂说话课 (26)
- 闯祸以后 (28)

美德之光

- 大山里的根 (32)
- 冤家相助 (36)
- 棉袄里的秘密 (39)
- 最后一个座位 (43)
- 窃书贼 (46)
- 叫他一声哥 (49)
- 我和哥哥的命 (54)
- 与爱情无关 (57)
- 我是安徽人 (62)
- 男妇产科大夫 (66)

出乖露丑

- 我帮妹妹找工作 (73)
- 玩狗游戏 (79)
- 夜半出车 (83)
- “大师”的杰作 (88)

领奖奇遇	(93)
绑在楼道里的陌生人	(97)
军人的风采	(101)
爱河漩涡	
初恋	(105)
卖烟女	(111)
结婚变奏曲	(117)
风雨中的柔情	(124)
艺术的魅力	(129)
箱子里的秘密	(134)
失去的真诚	(138)
难忘的异国行	(141)
历险惊魂	
同在蓝天下	(149)
半根火柴	(154)
我当煤黑子	(158)
金屋藏娇	(163)
难眠之夜	(169)
该死的桃花运	(172)
怒斗黑蟒	(177)
命根子	(181)
编后记	(185)

步 入 人 生

人生宛若庆祝节日或从事送葬的行列，人人各就其位，在司仪长的指挥下前进。



无悔的选择



我的家在离县城二十多里的一个贫困山村里，父亲是一位民办教师，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我们一家人尽管过着清贫如水的日子，但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我和弟弟学习都很努力，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爸爸经常高兴地看着我们说：“自古状元不就是出在穷人家的嘛！”

日子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和弟弟即使成不了最拔尖的人才，也一定会走出这个穷山沟的。然而，我 15 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整个命运。

记得那天中午，爸爸大步流星地从学校回家，“啪”把一个信封重重地甩在炕桌上，一碗粥险些被打翻。妈妈看了他一眼，说：“什么事这么高兴，莫非捡了个金元宝？”爸爸乐呵呵地说：“这可是比捡金元宝还好的事！”我抢过来一看，马上惊叫起来：“太好了，爸爸考上师大了！”原来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爸爸不管有多少人泼冷水，天天早起晚睡，拼命温习功课，毅

然参加了考试。如今喜从天降,他这个民办教师顷刻之间就成为一个大学生了。

喜气笼罩着全家,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一家人都高高兴兴地为爸爸收拾东西。可我们毕竟是个穷家,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在镇上读中学,爸爸一上省城,家里就剩妈妈一个人了,我们父子三人的学杂费和家庭的全部负担就落在了妈妈一个人的身上,这行吗?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家里的空气顿时就沉闷下来。可是,妈妈却很坦然地笑着,给了我们最响亮的回答:“没问题,为了你们,再苦我也不怕,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替爸爸妈妈分忧,我和弟弟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去卖冰棍儿。那天的天气真热,我们走村串乡转了大半天,箱子里只剩下一根冰棍了。我对弟弟说:“这很快化了,你吃了吧。”弟弟抿了一下嘴唇,说:“不,还是你吃吧!”我们正在推来让去,忽然听见一个熟悉而又沙哑的声音:“收破烂啦!”

我们全都一激灵,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戴着破草帽的人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吱吱扭扭”地蹬了过来。“啊……”弟弟几乎喊出声来,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因为我已经发现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爸爸,全乡唯一的大学生。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他每天出去说是做家教,谁知他是在……我和弟弟躲在一边,生怕让他看见,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流着泪水看着爸爸走远了,再低头一看,那根冰棍儿早化了,和我们的泪水和在了一起。那一刻,我和弟弟暗暗发誓:一定要像爸爸那样,再苦再难也要成材!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半年之后,我们坚强的妈妈病倒了。她是为了我们这个家,累坏的呀!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为了妈妈的身体,我和爸爸之间必须要有一人退学。爸爸看一眼昏睡着的妈妈,说:“我退,你年轻,前途要紧。”我看着爸爸,那颤抖的声音就像一把尖刀,扎在我的心口上。“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爸爸的求学之梦,如今,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让他梦想成真,怎么能再让他中途而止呢?我摇摇头,对爸爸说:“不,你有今天多不容易,说

什么也不能退。”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声音不知不觉大了起来。这时候，只见妈妈突然睁开眼睛，双手用力支撑着，看样子要坐起来，我赶紧扶住她，并且在她的身后加了一个枕头。妈妈很吃力地说：“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你们都喜欢读书，谁也不能退。眼下是有困难，挺一挺不就过去了。”我和爸爸都拼命摇头，我们知道再这样下去，会把妈妈拖垮的。可妈妈却一下子从炕上下来，哭着说：“我求求你们了，你们都给我回学校去……”说着，竟跪在了地上。

我和爸爸哭着把妈妈扶起来，弟弟这时也进来了，一见这情景也哭了起来。一家人哭成了一团，最后还是我和爸爸、弟弟答应了妈妈，我们去上学。

第二天，我是一路哭着去学校的。到了学校，妈妈的影子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鼓励我加倍地努力，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头一名，还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有一次班会上，老师要我介绍经验，我流着眼泪说：“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我想说我有一个好妈妈，但是，话到嗓子眼就哽咽住了。

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像往常一样走二十多里山路回家。当我刚刚爬上进村的山岭时，就看见一个人正挑着柴担步履蹒跚地下坡。也许是担子太重，也许是山路太陡，那人脚下一颤，竟连人带柴一起滚下了山坡。我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把那人扶了起来，想不到她竟是我的妈妈。妈妈昏过去了，脸上划出了好几个血口子，脸色像窗户纸一样苍白。我心痛地背起妈妈朝家走去，一路上，我心里真是好酸好酸，滴滴答答的泪水洒在了崎岖的山路上，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们再读下去，妈妈会是什么样儿！

爸爸要到寒、暑假才回家，所以我理所当然地作出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大选择，那就是：坚决退学，和妈妈一起撑起这个家。

回学校以后，我开始实行我的计划。我知道，我完全可以向学校说明真实情况，要求退学，但那样的话，即使我退学成功，爸爸还会牺牲自己，重新把我送回学校，我必须自己把自己重回学校的路

堵死。于是我故意和同学吵架；上课的时候，故意顶撞老师；在考场上，更是接二连三地故意看别人的答卷。我原本以为我这样做了，就能达到目的，谁知同学、老师只是奇怪地看着我，或者轻声问一句：“你这是怎么啦？”

面对同学老师的这般宽容，我心如刀绞，每天晚上，我只能蒙着被子偷偷地在被窝里哭，可到第二天，我还得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在课堂上惹是生非。我用尽了一切我能想到和做到的办法，可是都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在校长面前跪了下来，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我哭着求校长：“帮帮我，帮帮我吧！”

校长流泪了，她为我设计了很多方案，想尽量留住我。可是实在因为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母亲需要我的照顾，学校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终于退学了。第二天，我趁学校早操的时候背着行李，打算悄悄地离开。我一路低着头，不敢再看这里的一切，老天爷好像也在为我伤心，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谁知刚出校门，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令我吃惊的呼喊：“班长、班长……”我抬头一看，啊，我们班的同学全来了，眼睛里都含着泪水。啊，校长和老师们也来了！校长抚着我的肩，把一叠高一年级的教科书塞进我手里，说：“自学也能成材！过些日子，老师会去看你的。”我只觉得自己脸上湿漉漉的，雨水和着泪水一起往下流。

这么好的同学，这么好的老师，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可是为了我的妈妈，为了我的爸爸，为了我的弟弟，为了我的家，我已经别无选择。我对着老师和同学深深地鞠了一躬，猛一转身离开了学校。

妈妈见我突然回家，惊得张大了嘴半天没合拢，我一下跪倒在她面前，不争气的泪水“哗哗”流下来。我抱住妈妈的双腿，说：“妈，我、我，学校不会再要我了，就让我和你在一起吧！”“你、你——我的儿呀！”妈一下瘫坐在地上，拉住我抱头痛哭，“都怨我不

争气,连累了你……”

从此,我稚嫩的双肩就扛起了这个快要倾斜的家。多少个烈日下,我瘦小的身躯挑着沉重的粪桶,出没在崎岖的山路上;多少次暴雨里,我在田头犁着我从来没有犁过的地。我不知摔倒多少次,又坚强地爬起来。我对自己说:“没关系,你已经16岁了!”令我欣慰的是,由于我的回来,妈妈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尽管她常常暗自垂泪,可也时时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

这天晚上,我做完了一天的活,正给妈妈讲着开心的事,忽然门被撞开了,我和妈妈吓了一跳。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个怒气满面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我当时最怕见到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想问爸爸为什么没放假就回来,还没顾上开口,爸爸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伸出他那有力的手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嘴里还骂道:“你这个不争气的小兔崽子,说,你在学校里都干了些什么?”爸爸这一掌太狠了,我顿时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当爸爸第二掌要打过来的时候,妈妈对我大声喊道:“你非让他打死你呀,祖宗!”我这才如梦初醒,一个腾身从窗户跳了出去。爸爸要追出来,妈妈死死地抱住他的腿,说什么也不放开。

我一口气跑到村外山头上,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我心里非常难过,爸爸不明真相,朝我发脾气,可以理解,可他为什么不能先问一问我呢?尽管事情处理得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我毕竟才是一个刚刚16岁的孩子呀!我蓦地感到非常非常的委屈,竟鬼使神差地朝悬崖一步一步走去。就在我来到悬崖边上,把眼一闭,准备给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突然耳边传来妈妈的喊叫声,我猛地回头一看,除了远处的山峰和脚下的岩石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如果我刚才跳下去,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我就更对不起这个家了。

就在我要往回走的时候,我看见山路上有两个人影,高一点的是爸爸,他搀扶着的是妈妈。步履蹒跚的妈妈一边走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爸爸看见我,立刻松开妈妈,快步迎了上来,紧紧地把我

搂在怀里。他的劲太大了,我感到浑身的骨节都生疼,可是我又感到很温暖,这毕竟和刚才那一巴掌不一样呀!我察觉到爸爸的泪水滚落下来,滴在我的后脖子上,是那樣的火烫。爸爸哽咽着说:“我的好儿子……”我也说不清那时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爸爸,你要安心读书,家里的事有我呢!”随后,我便把学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爸爸和妈妈只是默默地擦着眼泪,什么也没说。

一眨眼,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一切都好了,爸爸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弟弟也考上了大学,最让我欣慰的是妈妈的身体也好了起来。我自己也运用学到的科学知识致了富,成了远近闻名的“土状元”。虽然我自那次跨出校门后再也没有回学校,放弃了上大学的理想,但我对当初的选择半点儿也不后悔。因为在我的生命里,我凭着16岁时的毅力和勇气,支撑起了我亲爱的家!

(李早荣)

雪花飘飘



十六岁那年,我在全县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被推荐到县城最好的实验中学去读高中。为此,父亲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千嘱咐万叮咛,希望我争口气,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新学校离家挺远,每天我都要骑着家里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去上学,风雨无阻。

条件艰苦我不怕,我本来就是农家孩子,这点苦算什么苦!可让我难堪的是,我到了那里才知道,学校的同学几乎都是县城的孩子,尤其是在我这个班,不少还是什么县长局长的孩子。当我每天穿着农家孩子的粗衣布鞋走进教室时,总是引起他们一阵哄笑。没多久“土老冒”、“趿拉鞋”的外号就一个个飞到了我的头上。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歧视,平时从来不多说话,只是拼命地读书。好在我的基础本来就扎实,在学习上毫不吃力,所以半年以后的期末考试,我夺得了全年级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才稍稍觉得可以抬起一点头来。

可谁知,这个学期的结业典礼,学校要求学生家长一起参加,届时,学校还要为获得前三名的优秀学生发奖。消息传来,教室里一片叽叽喳喳,那些父母当官的同学个个眉飞色舞,还挤眉弄眼地朝我直扮鬼脸。我心里一片冰凉:我的父亲也要来吗?父亲头上那黑乎乎的头巾,粗糙的面孔,还有那一身臃肿不堪的棉衣棉裤,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要是来了,说不定那些可恶的同学又要给起出什么难听的外号来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我悄悄地离开学校。考第一,仅给了我片刻的兴奋,我的心情就像那阴沉沉的天,同学们对我的歧视如巨石般压在我的心头。回到家里,我把成绩通知单递给父亲,父亲乐得半天都合不拢嘴。我吞吞吐吐地对父亲说:“明天……明天学校要开大会,请你……家长也去。”父亲一听,立刻喜滋滋地张罗开了,让我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他平时舍不得穿的棉大衣。

我的心里矛盾极了,我实在不忍心拂了父亲的这份好心情,可一想到同学们鄙视我的那种眼光,我只好硬硬心肠,对父亲说:“爹,你别去了,人家父母都是城里干部……”我的话才出口,父亲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我猛地转过身,鼻子不禁一阵发酸。我在心里对父亲说:“爹呀,别怪儿不孝,你为什么不也是干部?你怎么偏偏当一辈子农民……”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醒了,只听窗外北风“呼呼”地响着,窗户上的塑料纸被吹得“啪啪”作响。我摸索着穿上衣服,收拾书包。父亲迟疑着说:“我送你去吧,下雪了……”我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打开屋门,一股风雪涌进屋来,我往书包里塞进两个窝窝头和一块老咸菜,咬咬牙,就冲进了风雪之中。

冰冰凉的天,冰冰凉的心!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酸酸的:我多么想让父亲分享我的光荣,可是现在……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我死命蹬车,赶到学校时,正好响预备铃。校门口,很显眼地排着一溜轿车,有几个家长正从车上下来,那华贵的皮大衣,那黑亮

的皮靴！我暗自庆幸：幸亏没让父亲来，父亲那一身打扮，哪能和他们比呀？

大礼堂里，已经挤满了同学、老师和家长，我找到自己班里的同学，挤了进去。同学们都看着我，由于一路蹬车蹬得急，我的衣服湿了一大片，狼狈不堪，我只觉得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铃声响过后，校长登上讲台，宣布结业典礼开始。台上在讲什么，我根本没在意，我环顾四周，同学们都有家长陪着，而我，孤零零的只有一个人。校长的讲话不时激起同学们和家长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可我却大脑一片麻木，身上冷得厉害，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无心听校长讲话，随意把目光投向窗外那一片风雪。就在这一刹那，我惊呆了——

父亲！是父亲来了！父亲正透过窗户在向里张望，在聆听校长作报告，他的肩头一片雪白！我惊得张大了嘴巴，心里一阵颤抖……

这时候，礼堂里响起一阵掌声，有同学使劲扯我的衣服。我猛地回过神来，发现台上校长正唤我的名字，手里展开一张鲜红的大奖状。

我下意识地站起来，走上讲台，校长很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一刹那，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手指窗外——

礼堂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窗外，投向那个披着一身风雪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的农民。校长一个箭步奔下讲台，打开门，把父亲迎进礼堂。

我大声地说：“这是我的——父亲！”只听“哗——”的一声，由校长领头，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手捧奖状，高高地朝父亲扬起了手。只见父亲凝视着我，那目光里充满了骄傲与期望。我再也忍不住了，心里涌起阵阵惭愧和自责，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

会议结束时，我和父亲走出礼堂。风雪依然，父亲骑来的那头毛驴早成了白色，冻得“咳儿咳儿”直叫。父亲抚着我的手，挺难为